



俯瞰天山托木尔大峡谷(资料图片)。
据本报资料库

雪中的塔格拉克

●谭现锁

汽车驶上通往塔格拉克的路，路两边是沙枣林，排队一般排开。初冬时节，沙枣树叶已经枯黄，紫红色的沙枣挂满枝头，这是给鸟儿们过冬留下的食物。时不时有一根羊婆奶攀爬上树上，这时已经熟透，果实裂开，白花一片，蓬松柔软，像下过雪一样。

“塔格拉克下雪了吧？”
话一出口，就觉得这话不过脑子。路两边的戈壁滩一望无际，阳光柔柔地照着，天空湛蓝，没有一丝风，也没有一丝云，哪来的雪？

我们要去的塔格拉克，是温宿天山托木尔景区的一片草原，也是通往托木尔峰的“平台子”。托木尔峰是天山山脉的最高峰。

进入景区，眼前是一片红色的山体，雄浑，奇诡，壮丽。这是典型的风蚀雅丹地貌。风蚀土丘此起彼伏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如城堡高耸，壁垒森严；有的似巨兽伏卧，伺机而动；有的像舰艇破浪，勇往直前。土丘的线条刚柔并济，硬朗的棱线勾勒出坚韧的轮廓，而柔和的曲线又充满灵动。色彩也层次分明，红色的岩层如同燃烧的火焰，炽热而奔放；褐色的土地则透露出岁月的深沉与凝重。这是时间与风的杰作，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。

走出红山雅丹地貌，远处的山顶已被乌云笼罩。山上零星而均匀地散落着白色，看来真是下雪了。

越往山上走雪越大。景区半山腰到处是吊脚民居，有小木屋、星空屋、太空舱、观景房，

还有火车主题酒店、四合院等。这些民宿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，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。小木屋带着浓郁的田园气息，木质的纹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；星空屋让你在静谧的夜晚与璀璨星辰相伴，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那无尽的浩瀚；太空舱充满未来科技感，给予你别样的新奇体验；观景房视野开阔，将山野河流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；火车主题酒店承载着过往的记忆，带你踏上一段充满怀旧情怀的旅程；四合院则传承着古老的文化韵味，展现不一样的风情。它们以独特的风格和魅力，吸引着四方游客，让每一位到来的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之所，在这如画的美景中留下难忘的回忆。

进入中心景区，眼前已被大雪覆盖。目之所及，山峦、树木、道路，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，仿佛大自然施展了一场神奇的魔法，将这片天地变成了一个洁白无瑕的梦幻世界。

远处的山峦，宛如一个个沉睡的巨人，安静而肃穆。洁白的雪层均匀地铺洒在山峰之上，勾勒出它们雄伟而壮观的轮廓。连绵起伏的山峦在雪的装点下，失去了原本的棱角，变得柔和而圆润，仿佛被大自然的巧手轻轻抚摸过。

站在山脚下仰望，山峦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，那无尽的白色一直延伸到天际，给人一种浩渺而空灵的感觉。山峰之间的峡谷被雪填满，形成了一道道优美的曲线，仿佛是巨人身上披着的飘逸披风。

阳光洒在雪山上，雪面闪烁着璀璨的光芒，如同无数颗细小的钻石在闪烁，令人目眩神迷。那光芒既寒冷又温暖，寒冷是因为雪的冰冷质感，温暖则是阳光赋予的希望与活力。

“托木尔峰”，维吾尔语的意思是“铁山”。面对这被雪覆盖的山峦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畏之情。这位“铁汉”历经岁月的沧桑，满面沟壑，却在雪的怀抱中展现出如此宁静而神秘的美，仿佛在接受人们的洗礼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它都将坚守在这里，见证时间的流转。

这里的景点和客栈多以“云”“星”命名，比如云街、云裳草原、云中客栈、星辰客栈等。云裳草原是塔格拉克的牧场，也是进入托木尔冰川的门户，但因为里面雪下得太大，不让进。我们只能停下车，在雪地里嬉戏了一会儿。马在雪地里静立，仿佛在沉思。而我们的狗狗见到雪狂喜不已，在雪地上疯跑。

我们转到网红打卡点“云中漫步”。这里植入诸多文化创意元素，开发了彩虹滑道、无动力游乐场、真人CS拓展训练基地、滑雪场、骑马场、餐饮步行街等项目。这里的民宿以二十四节气命名，别有一番韵味。雪季来临，工人们正加紧滑雪场开业的准备工作。

回去的路上，正赶上牛群、羊群归来。它们悠闲地走在路上，就像灵动的音符。走出景区，天空晴朗，戈壁辽阔。雪中的塔格拉克，竟如一梦。

久凝望，冰冷的湖水泛着绿色的光。头顶的天空湛蓝无比，往下开始泛白，与地连成一片，像一本翻开的书，我们则成了书里的主角。

雪停后的晴空轻盈无比，厚重交给了大地。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冰面上，一侧的黄色泥土被风和冰捏成形态各异的模样，有的是仰天长啸的雄狮，有的是低头啃食的骏马，还有庄严的宫殿。它们伫立于大地之上，讴歌着时间的悠远、岁月的流转。

前方两个哈萨克族小孩围着一个冰洞，我们走上前去。其中一个孩子手上的铁丝穿着一小条小小的鱼，另一个孩子则蹲在冰面上，用长木棍使劲搅着洞下的湖水。搅了许久，他突然停下，猛地把手探入洞里，抓出一条鱼来。鱼儿在他手里扭动着，身上透出一抹银色的光。

我学着小孩，也用树枝在冰洞里搅动，湖水优雅起舞，我的手臂逐渐发酸。突然，一丝银光闪现。我毫不犹豫将手伸下去，握住了一条柔软滑腻的生命，高兴得蹦了起来。那一瞬间，忘却了寒冷。片刻，我的感觉苏醒了，寒冷像一把利剑刺穿我的手掌，赶紧又将鱼放回湖中，对着僵硬的手连连呵气。

与小朋友告别，我们向更远处走去，广阔平整的大地上什么也没有，似乎整个世界只留下了我们。我顺势躺下，手里抓着蓬松的雪，它们是那么柔软，那么纯洁。凛冽的风吹进脖子，雪也跟着来捣蛋，嘻嘻哈哈钻了进来，却消失在我的体温中。我爬起来，将它们抖落——它们属于这片大地，不应被我的体温消融。

阔克托别像一首悠扬的老歌，每一个音符都在岁月里低吟浅唱，而它的冬日，更是这旋律中最动人心弦的乐章。

“故乡”，那是一个能在心底泛起千层浪的词汇。每当它在脑海中浮现，我仿佛听到一只黄鸭贴着湿地河滩低飞而过的叫声，短暂、空灵，而后消失在无尽的思绪里。2017年的冬天，我和父亲踏上了前往于尔泰沟黄鸭湖的路。车在柏油路尽头转入石子路，一路摇摇晃晃。窗外，卡拉套山的雪峰高耸入云，像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，威严而庄重。阳光洒在雪山上，折射出耀眼的光芒，与近处连绵起伏、略显低矮的山丘相映成趣。近处的雪地并非一片洁白无瑕，半截枯草从雪中探出脑袋，像是在和严寒抗争；那些石头也露出黢黑的面容，在雪的映衬下，更显沧桑。

如今我所在之处距阔克托别仅200公里，它或许不算传统意义的故乡，而3000公里外的四川祖籍，我回去的次数寥寥无几。记忆中的四川老家，只有梅雨里晾不干的衣物和老屋那股潮湿的味道。对父辈来说，那里是根；但对我，阔克托别才是我魂之所系。我把它藏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，不愿轻易触碰，也不想与人分享。它是我诗歌的灵感源泉，散文的情感寄托，在无数个梦境里，它如影随形。

阔克托别的冬，总是始于一场盛大的雪。雪前的傍晚，天空会被染成一片淡淡的紫，像一幅水墨画被晕染开来。冬日天黑得早，小镇的居民们在寒风中匆匆赶路，他们缩着脖子，双手紧揣在兜里，急切地回到温暖的家中。我却偏爱在这寒夜里漫步街头，伸手触摸街边路灯那冰冷的灯杆，感受着寒意从指尖传来；对着空气哈气，看着那白色的雾气在眼前散开，像一朵转瞬即逝的云。若能遇上卖红薯的老妪，买上一根，刚出炉的红薯热气腾腾，顾不上烫嘴就咬上一口，那香甜的味道瞬间在口腔散开，剩下的红薯揣在怀里，像揣着一个小火炉，暖遍全身。

半夜，当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，我在屋内都能感受到窗外雪花的召唤。我迫不及待地跑下楼，单元门口昏黄的灯光下，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，如同天女撒下的花瓣。落在肩头，不一会儿就积了薄薄一层；落在睫毛上，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而诗意。院子里的雪已有十厘米厚，门檐上去年的大红灯笼被雪覆盖，那点点红色在白雪中显得格外娇艳。

阔克托别之冬

薛宇

阔克托别的冬，总是始于一场盛大的雪。雪前的傍晚，天空会被染成一片淡淡的紫，像一幅水墨画被晕染开来。冬日天黑得早，小镇的居民们在寒风中匆匆赶路，他们缩着脖子，双手紧揣在兜里，急切地回到温暖的家中。我却偏爱在这寒夜里漫步街头，伸手触摸街边路灯那冰冷的灯杆，感受着寒意从指尖传来；对着空气哈气，看着那白色的雾气在眼前散开，像一朵转瞬即逝的云。若能遇上卖红薯的老妪，买上一根，刚出炉的红薯热气腾腾，顾不上烫嘴就咬上一口，那香甜的味道瞬间在口腔散开，剩下的红薯揣在怀里，像揣着一个小火炉，暖遍全身。

半夜，当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，我在屋内都能感受到窗外雪花的召唤。我迫不及待地跑下楼，单元门口昏黄的灯光下，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，如同天女撒下的花瓣。落在肩头，不一会儿就积了薄薄一层；落在睫毛上，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而诗意。院子里的雪已有十厘米厚，门檐上去年的大红灯笼被雪覆盖，那点点红色在白雪中显得格外娇艳。

在阔克托别的冬天，我坐在炉子旁读《冬牧场》。书里的图片，一幅一幅与康苏大地紧紧粘在了一起。牛羊转场的画面，跟我见过的一模一样，还有那些毡房，毡房里的哈萨克族牧民，他们都特别朴实。锅里煮着的羊肉和抓饭，热气腾腾的，看着就香。

我以前有哈萨克族邻居，就跟书里“居麻”一家似的。平常日子里，他们老给我送好吃的，酥油、奶疙瘩、馕饼啥的。每次他们来，都热热闹闹的，我们就这么闯进彼此的生活，处得特别舒服，心里也暖乎乎的。大家一起聊天，一起分享生活里的小事，有难处了也互相帮衬着。这些日子过着过着，就成了我心里最难忘的回忆，也让我明白了不同民族间的情谊，其实就藏在这些平平常常的交往里。

小时候，对雪的记忆总是和春节连在一起。过年时，一家人穿着新衣走在厚厚的积雪上，咯吱咯吱作响。孩子们像脱缰的小马，在雪地里蹦蹦跳跳，不一会儿鞋子就灌满了雪。大人们忙着去团部采购年货，拉着爬犁在冰雪上滑行。我们坐在爬犁上，感受着风在耳边呼啸而过，眼前是父母高大的背影，他们就像两棵遮风挡雨的大树，为我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。那时的我们懵懂无知，多年后才明白，那些岁月里，父母用爱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城墙。

阔克托别的冬，那些寒冷中的温暖，那些岁月里的故事，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在我生命的长河里熠熠生辉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它都是我心灵的归宿，一直用它独有的方式，治愈我、陪伴我。

阔克托别黄鸭湖冬景(摄于12月20日)。

薛宇 摄

乌伦古湖冬捕

●张郁瑶



渔工们在乌伦古湖将捕到的鱼抛至冰面，出水的鱼很快被冷冻(资料图片)。阿勒泰地区福海县乌伦古湖每年12月中下旬进入“冬捕”季。乌伦古湖是中国十大内陆淡水湖之一，冬季冰上大拉网捕鱼是乌伦古湖的传统捕鱼方式，场面壮观。
据本报资料库

天将破晓，我们驱车前往福海乌伦古湖观看冬捕。乌黑的天空像一顶锅盖罩着整片大地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渐渐地，前方透出一丝微弱的光，将“锅盖”划破一道口子，天与地分开了。那道口子越来越宽，色泽也开始丰富起来，由黄色晕染成淡粉色。终于，天空褪去厚重的黑色，渐渐变蓝，天亮了。

漫步在乌伦古湖上，空中星星点点飘着的雪花亲吻着我的脸。皑皑白雪之下是晶莹的冰层，湖水仿佛被施了魔法，整个冬天，它们都只能坚守于此，直到天气回暖重新化为微波荡漾。

远处散落着一些小黑点，渔民们已经各就各位。我艰难地走过去，眼前破冰的大钻机轰隆隆飞速旋转着，干脆利落地钻入冰层，湖水喷涌而出。胡子结满霜花的渔民开着这台机器，在冰河上凿出一排冰洞。

这时，太阳在天地之间探出了头，悄悄地

看着人们忙碌的样子。冰洞打好后，另一拨渔民拖着巨大的渔网过来了，那渔网大得看不到头。一声令下，大渔网缓缓往冰下沉去，湖底像一个浩瀚的黑洞，吞噬着绵延不绝的巨大渔网。

乌伦古湖的冬捕传统已经持续了数十年，

以前的渔民全靠人力与马拉。而现在，靠着机器牵引，千余米的大渔网轻轻松松就能钻到冰下。冬令时节，鱼儿们反应比较缓慢，又常常聚集在一起，形成大的鱼群，拉一次网可以捕到成千上万条鱼。因此，在乌伦古湖结实的冰面上，热闹的冬捕会持续好几个月。

收网时，冰洞两侧围满了人，他们期待着偌大的渔网被拉上来的丰收景象。伴随着绞网机的隆隆声响，大拉网被牵引着徐徐露出冰面，鱼儿们上岸了！捞上来的鱼各式各样，但都是大鱼，小鱼会从渔网的洞里逃出去，这是渔民与鱼的约定。鱼儿们在网里翻腾跳跃，冒着缥缈的热气，渔民告诉我，这一网里有狗鱼、鲢鱼、鲤鱼。有的鱼被渔民扔在透亮的冰面上，湖水就在身下，而鱼儿怎么扭动都无法回归水里。要不了多久，鱼儿就直接被冻僵了——这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冻库。

人们围绕着硕大的鱼儿欢呼雀跃。最后，一整网鱼都被买走了。买到鱼的人们扛着白色袋子，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欢乐的冬捕结束了，捕网车在无边无际的白色世界里，向着远处呼啦啦地驶去。

繁忙之后的冰洞在原地沉默，我蹲下去久

